

去国还乡,该要一个怎样的乡村



《碧山 02:去国还乡》
左靖
金城出版社

乡村的衰败,不是一种凭空的担忧,而是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的事实。近代以来,乡村丧失了原有的自主性,逐步演化为城市、商业和现代政治体系的附庸。以鲁迅为代表的民国作家就已经注意到农村社会秩序、小农生产方式、农民生活在转型期暴

露出的空洞化。即便如此,相比让个人陷入原子化存在的都市化和工业化,乡村似乎可以提供更多也更为自由的物质和思想生活的空间,这就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知识阶层对乡村的美化,刻画一种天上人间般的田园风情。这样的

美化,显然是经不起求证的,更不可能起到让更多人回归乡村的作用。城市化进程中,都市生活、商业、文化一向被描绘为堕落甚至罪恶的所在。以巴黎为例,法国本土以及居住在巴黎的外国小说家、诗人,作品中常常描绘出两个形态上完全不同的巴黎,一个是罪恶的神秘之都,另一个则是充满文化气息的老巴黎。所谓“罪恶的巴黎”,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被描述为疾病蔓延、阴沟堵塞、垃圾恶臭,这主要指的是旧巴黎无法适应城市居民物质和文化需要而呈现出的乱象。巴黎在 19 世纪掀起过一场颇为彻底的近代化改造,大作家巴尔扎克对此的评价却又变成了“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到处是没有记忆的人,没有眼泪的心、没有爱情的灵魂!一座涌动着背井离乡的流民和人满为患的城市,你可能会扩张,可能会成为世界之都;你却永远没有自己的公民……”

如上这些,就是今天的人们在怎么看待乡村及其衰败、如何重建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活力等重大问题上产生纠结的原因。冲破这种纠结,既需要祛除那种简单化的偷懒思维(美化乡村,并将自身问题都归结于城市),更有必要领会到坚守本土的意义。正如钱理群先生 2001 年 11 月在为“西部阳光行动”青年志愿者进行的一场讲话中所提到的,在全球化的中国,我们可以选择坚守在本土,抑或始终漂泊。后一种选择可能会为自己带来更多机会,获得更为广阔的上升空间,但没有根系的生命的生活,会让我们自己在每一个漂泊的居处难以进入,甚至主动疏离,由此上升为自我危机。

反之,所谓坚守本土,所坚守的

无论是自己所能与之建立起某种精神上联系的城市,还是乡村,意识上的觉醒就为自己寻得了打破原子化生存的可能。非但如此,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乡村重建的价值,其中部分人参与到这类行动的当下,懂得“坚守”也就懂得尊重乡村而非将之作为被动等待改造、“拯救”的静默客体。

前述钱理群先生的讲话稿,被收入了最新出版的《碧山 02:去国还乡》一书。这本书明白无误的点明了“还乡”的主题。都市人的乡村田园梦想,在乡村普遍衰败化的当下,无异于可笑可叹的幻想。但这并不意味着让这样的梦想变成现实的可能性。由此提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在于,发生这种转变的乡村,究竟是为了满足都市人“逃出围城”愿望,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发展“农家乐”等低产值附属产业,让农民变得更富裕一些;还是根据每个地方乡村的历史沿革、文化基因等具体情况,尊重农民意愿并争取其最大限度的参与,文化理念上则致力于“复旧”?《碧山 02:去国还乡》书中《郝堂素描》、《精神返乡:渠岩与许村的故事》等案例文章给出了后一种选择的实践说明。

《碧山 02:去国还乡》一书收录的《家庭式实践:庆兴楼保护发展的循序渐进之道》一文则揭示出了官方、企业界、文化界过去寄予厚望的借助旅游开发拯救文化遗产、乡村的政策思路,在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即以该文提到的庆兴楼等福建土楼为例,为了符合世界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土楼被博物馆式地保护,从宁静的农村社区变成了人满为患的旅游集散地。原先居住在土楼的村民只能离开,这也让土楼进一步陷入到加速破损的状态。

(来源:新华读书)

请不要问这是为什么



《湘夫人的情诗》
湘夫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湘夫人的情诗》锻炼出了许多堪称“情诗警句”的精彩诗句。这些诗句,不仅真切泼辣地表达了作者炽烈的爱情,而且将自我瞬间的情怀结晶化为具有超越意蕴的“情美”,扣人心扉,更令人沉思。

晚明文人文人徐渭曾说: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情”以为之,因此“有诗而无诗人”;今人之诗“本无是情”,

而“设情”以为之,因此“有诗人而无诗”。(《肖甫诗序》)

以徐渭的论断,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文坛是一个“有诗人无诗”的时代。“有诗人无诗”,就是“有诗歌无感情”。今天的诗歌主流,不仅不是“本乎情”,为情作诗,甚至连“设情作诗”都不是,是对情感游戏和拆解。

在这个反情感的诗歌生产时代,

《湘夫人的情诗》自然就是逆流而生的“另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赫然以“情诗”命名的诗集中,作者假托无可稽查的“湘夫人”为名,并称“湘夫人是谁,并不重要”,自隐身世。

《湘夫人的情诗》是“有诗而无诗人”之诗,是“本乎情”而作。作者只是为情作诗,非以诗传人。

以时而论,这部《湘夫人的情诗》是“为情正名”——在这个欲望泛滥、情趣匮乏的时代,它写出了以爱与思的神韵结晶的“情美”。

与现在的主流诗歌风行的诗句破碎、诗意零乱的“风格”相反,《湘夫人的情诗》的风格是句式大致工整、节奏平缓而音韵沉稳的“古风”,它古朴的格调,显然传承中国《古诗十九首》以来的古体诗韵致,作者采用这样的诗体风格,是因为这诗体所具有的典雅和透明的气质,正与作者所要传达的情感的气质是协调的。“千篇一律的爱情如同春花秋月”(《四月,繁花盛开》),作者的抒情基调,不是现代主义推崇的那个绝对唯一的“自我之情”,而是亘古以来的“恋爱中的女人之情”。在这个诗集中,众多诗篇,具有很好的结构。比如《倾覆》一诗,全诗四段,在结构上非常完整,有似巴赫的赋格曲,庄严而谐和地推进,每个自然段的首句抽出来,可以构成一首非常有张力的四行诗:“一股巨大的晕眩吞没了绷紧的神经,一个下午等着你,天就黑下来了。阳台上的女人守着莫大的悲哀,微小的希望把生活切割成背离的两块”。

《湘夫人的情诗》锻炼出了许多堪称“情诗警句”的精彩诗句。这些诗句,不仅真切泼辣地表达了作者炽烈的爱情,而且将自我瞬间的情怀结晶化为具有超越意蕴的“情美”,扣人心扉,更令人沉思。“我们看着对方的

眼睛,风吹过心灵”(《蝴蝶的咒语》),“我在你身边化成一滴哭泣的露水”(《隐秘的独白》),“一人咀嚼着伤痛把黑夜点燃”(《挽歌》),“隔着海,我还是感觉到了温暖”(《缠绵的叙述》),“如果不能坦荡自白地爱你/就让我退隐到黑色的影子里”(《挽歌》),这些诗句是一个沉浸于爱中的“我”的心灵独白,它们揭示于读者的,不只是恋爱中的激情恣放,而且更是激情的绮丽芬芳,其中感觉的微妙灵动,意想不到而神理自在。“我把春天关在屋子里发芽”(《这个春天》),“这个世界信息太多,爱你让我很单一”(《静观》),“除了这个房间竟然还有另外的世界”(《五月,相遇》),这三句诗是爱之激情中的“我”对世界的屏蔽与警觉,每一句都内含着饱满的张力,而将三句并置起来,“我爱”与“世界”之间的角逐惊奇动人。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耳伯麻姑游诗序》)诗歌的妙境,不止于传情,而是要于真切自然中达于韵致精彩的表现——“行于神”。《湘夫人的情诗》的佳美,正在于不失真切自然而又韵致精彩的表现。

著名诗人冯至曾说:“如果你听到我的歌声落了泪,请不要问我是谁”。《湘夫人的情诗》的作者在诗集的跋中声明“如果你听到我的歌声落了泪,请不要问这是为什么。”比冯至先生的拒绝“问我是谁”更进一步,“湘夫人”拒绝“问这是为什么”——她向读者奉献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挚爱真情,这情爱以诗而面世,她对于读者全部的企望就是分享这诗中的“情美”。是的,这部“有诗无诗人”的“情诗”,以其真情的自然精彩感动人心,它正应了徐渭所言:“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

(来源:新华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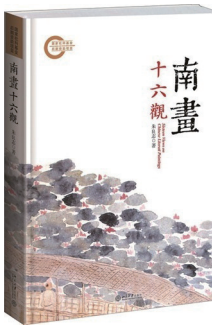
《我的平壤故事》
作者:杜白羽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朝鲜进入金正恩时代,“变革与创造”的口号给朝鲜全国上下吹来缕缕新风,经济、文化、体育、旅游多方面展现开放姿态。外国人和朝鲜人发出同样的感慨:“一年多来的变化胜过去十年”。



《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
作者:邓飞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本书揭示了当下中国各阶层涌动的社会变革热情,这是一场全民公益行动,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企业老板、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国家领导纷纷参与其中,这更是网络时代的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一项标志性事件,翻开本书,见证用行动改变中国的每一个人。



《南画十六观》
作者:朱良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共十六章,选择十六位画家,以他们的作品和艺术活动为线索,每章集中讨论一个关系文人画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如通过明代画家陈洪授,集中讨论“高古”;通过倪雲林,集中讨论“幽绝”;通过沈周,集中讨论“平和”……本书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行文流畅优美,富于韵味和意境,为读者提供了非常好的审美享受。